



史記菁華錄卷六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

衛地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無意者此語亦為至黯七世

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

門陰中有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莊見憚時武帝為太子孝景

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

兩使黯往視實非其任而黯不辭意固欲相機尋事出其囊中

之顛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出使半道廢命而還雖曰持大

體然亦見漢法寬厚迥非後世所及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燒不足憂也

兩不足字皆為朝廷占地步然何不于奉命之時言之故知尋事見才是其本意

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

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

罪數語簡盡足抵一篇奏疏黯非一味率直者也

上賢而釋之

武帝大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

聞乃召拜為中大夫

畢竟於為太子時知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

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此等自是大臣

宰相局量史公以為學黃老所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此豈談清淨者

所能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即治郡者治

汲黯第一直臣

本領所以為

賢若刻礪以濟其直則不惟病國亦必禍身矣然吾謂黯之賢誠為體清淨為用此正仲弓所謂居敬行簡者也子長雄於文而樂言黃老其見地固不無少偏者須論世者自得之武帝多欲一着乃其隱微深痛之病其四十餘年之間開邊權貨封禪求仙無數政皆此二字為之根忽然被黯一言指破實乃慚悚不遑故但怒其翹而不能罪至於徘徊顧嘆終

天下古大臣原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

能忍見此段總叙其性情須相筆尖士亦以此不附焉此亦以是層然好學游俠然字轉

處俱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名筆也善灌

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數人皆有一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此一亦以當是時太后

弟武安侯蚡為丞相此段證實中二十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意俱畫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寓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段證實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點染上退

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一字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借點語特為戇字作註脚

合非直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此段寫上最後病莊忌為請告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中有主見問以決之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

少主此一事守城深堅此又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總承上雖自謂貴育亦不能奪之矣

數語皆信於其末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朝多才獨以

然可謂知己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社稷臣許黯可思大將軍

青侍中此段寫上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

不得以社稷臣目之史公於面折犯顏之下特寫一段帝之愛一段帝之敬一段帝之欲然有深意存焉  
黯一生與張湯牴牾篇中凡三叙責湯之言其意前後相足不甚岐異大概以刀筆吏深文周内粉飾舊章為恨極秦法辦于商鞅重于李斯漢悉除去苛法蕭何定為十二篇曹參守之不失蓋民之去湯火而濯清涼者歷高惠文景四朝而始有勝殘去殺之

也總寫一筆上嘗坐武帳中又撮一事以實之零星入妙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

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此段證實面折不能容人

過之公為正卿上不能寢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

二者無一焉其言甚正共職甚偉足令老奸心死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詰得無公以此無種矣毒罵妙然小人不致誠動物者不能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

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意匠經營化工肖物千載而下如聞其聲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

此真武帝朝清涼散如用相黯為四海造福遠矣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以幸前後只歸重律令一事而黯常毀儒面觸

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繫括處亦極精彩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妙語可入典謨上愈貴弘湯不情得妙不如此不足見黯之積誠動物

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寓弘意中弘為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

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以譽之為陷之千古小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只如大將軍青既益尊奸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



意自湯一出而粉飾舞亂嗣是而蒼鷹屠伯鼓牙而興糜爛其民又甚於亡秦之世則皆湯作之俑也作之俑後天理固宜無種之言豈有過哉然湯子安世竟以名德見稱高官顯爵赫奕有加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史公於黯責湯之言再三寓之繁而不殺其所感者深矣殺運既開雖聖人復起末如之何存黯之論所以為萬世計也以上爭律今此二段爭邊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善為大將軍地大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此豈武夫所能青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直諫守節之人能令逆臣忌憚  
侯干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  
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逐步寫來咄咄逼人正黯又  
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此為三公位極人臣矣故黯時丞相史皆  
與黯同列又加擢一筆或專用過之益黯偏心不能無少望善寫人肺腑問事見上前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巧中帶戇非黯不能道黯然有間畫得盡致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學為諂媚耶評得不情而有態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  
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怒得無理黯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激得更無理故妙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妙得春秋之旨漢徐以縣次傳  
之其持大體猶前也何至今天下騷動罷敕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數寫嘿然俱妙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漢法擅以中國貨物關出國外通互市者棄市黯請問見高門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其罪如此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其為中國患又如彼而費以巨

功黯之深心  
大識一生只  
惻惻此二事  
然漢廷羣在  
夢熟時雖振  
臂疾呼無益  
也  
譬若奉驕子  
一語自漢以  
來直至趙宋  
無不如此千  
秋和氣之事  
發端者劉敬  
也摘破者汲  
長儒也是古  
今一大關鍵  
也  
黯傳畢矣治  
淮陽不過如  
故二字盡之  
史公偏于受  
詔之時去國  
之際極力寫  
出其一腔忠  
誠惻怛之意  
蓬勃抗慨生  
氣凜然其意  
中固以黯為

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當獲因予之分

絕妙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大義正法不復有道及者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

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說得短氣又說得傷心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為關出財物於邊關乎仍是痛詆刀筆吏口吻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意而收

之章法極上嘿然不許嘿然者深動心于黯之論因自咎而不許論誅互市之人也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

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民臣也小過免之過矣至過盤根

錯節則終思利器武黯伏謝不受印詔數疆子然後奉詔詔召見黯寫得佻僚黯為

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

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薑桂之性愈辣葵藿之心不移老臣心地以安社稷為悅者如

趙鼎過嶺出涕同一副本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帝雖不情然其待黯亦未嘗不厚顧

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老臣去國如此所以

為社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賜發張湯巧接之隱真如燃犀照諸百怪惶惑湯縱不能害黯

稷臣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

第一流人物  
須以第一副  
筆墨寫之或  
謂實政少而  
文章不能生  
色者豈非妄  
哉  
篇首既云漢  
陽人又云其  
先有寵於古  
之衛君至篇  
末遂連衛人  
仕宦者而以  
皆嚴憚汲黯  
出其下結之  
史公作文雖  
開句冷字無  
一處無着落  
如此  
鄭當時傳只  
極寫其愛士  
好客然通體  
皆用虛寫獨  
以脫張羽于  
阮一事起以  
任人賓客通  
負貽累一事  
終其成其敗

黯則必將誅湯如有明嚴相之于叔山其勢固不兩立此帝之所以必欲出黯于外也

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

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清政寫出行所無後張湯果敗

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帝之重黯極矣然終不樂近之惟其多欲多也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

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黯相反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陽段宏特點濮陽字與篇首應始重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總一句收得有昧外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常為項籍將黯與當時為人相似處甚少各引其

紋之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

夫而逐鄭君鄭君古之節烈士而史公不著其名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

脫張羽于阮實為一士于前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此亦後世所難行莊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好事亦後世所難行莊

皆以客之故  
也則當其廷  
議田實一事  
時始是魏其  
後不能堅對  
則以膏嬰灌  
夫亦好客之  
甚者故氣類  
有以感之不  
必實為骨鯁  
之論也故于  
廷議受貶既  
甚畧而後復  
以趨和承意  
不敢引當否  
言之而准極  
嘆其愛士真  
切益古人雖  
臨文愛賞極  
意處終不肯  
妄許一字也  
如此千古稱  
良吏才斷非  
偶然  
其廢亦以賓  
客之故畧之  
一意到底

故莊好黃老之言。特稱此語為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

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極寫得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

為右內史。綠叙平生歷任官閣別是一格可為權式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此當時骨鯁處却

不重遷為大農令莊為大吏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

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尤難在此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物儉之至也

每朝侯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總只一意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吏兩頭虛

寫誠有味其言之也。神往語奇常有至味常引以為賢於己細繹出來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

恐傷之。已上極寫誠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

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此段只引證翕然稱之實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此言其結客

逢迎也莊糧叶韻請治行者何也然鄭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此與黯相

議獨與黯同是魏其侯傳中偏不詳寫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

賸莊任人賓客為大農餽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臨罪贖為

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以太守而卒與黯同鄭莊汲黯始

列為九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賔益落。合傳之意大有感慨及居郡卒



汲傳不及賓  
客咸哀鄭傳  
亦惟篇末賓  
客益落一語  
贊語自發生  
乎太息之意  
故橫插翟公  
之言作案實  
不專為汲鄭  
也

西漢之初多  
傾法黃老之  
言其與孔孟  
之書醇駁固  
未暇辨也起  
處所引老子  
上言不德云  
云正所謂德  
其所德而非  
吾所謂德者  
今但約舉大  
旨不必深解  
即是解人  
武帝之用酷  
吏也皆以為  
能而任之而

後家無餘貲財

只用一句帶出貢語來

莊兄弟子孫以莊故

又一至二千石

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

以傳外意作贊別寫感歎

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

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

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汲鄭亦云悲夫

###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引孔老兩家言起以

德字壓倒刑

法史公卓識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在史公意以不德為清淨無為以不失為不盡然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雙承孔老之法令

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

卓識名言昔天下之綱嘗密矣

此指秦然姦偽萌起其時言之

極也上下相適

即指鹿為馬之禍亦以法嚴令酷致之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因網密而致奸多因奸多而更立嚴法其實無可奈何史公顧若許其能靖亂者亦反言之以剔起漢興之效

耳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頌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

言也

仍以孔子之言結之意重無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道為末世嗤笑亦斷章取義

酷吏入實有  
才當武帝開  
邊括利之際  
用之亦往往  
有成效故借  
亡秦吏治武  
士秦吏治武  
健嚴酷之風  
而實成勝任  
愉快此明是  
刺譏武帝本  
旨下即以由  
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繳明  
尚德之意又  
隨引兩酷吏  
之被誅以為  
炯戒諷諫微  
情益然可掬  
此極用意文  
字也  
故語云察見  
淵魚者不詳  
蓋天下之事  
每忌太盡如  
郵都之為人  
公廉強毅直  
諫敢言守節

魚此以高帝悉去秦苛法之時言之而吏治烝烝不至於茲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可見

揚沸亦終不在武健嚴酷寓意深遠咀嚙不盡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

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已被戮

先寫兩個榜樣在其後有郵都甯成之屬郵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文仁舉

前入禽錯被戮處其後有郵都甯成之屬郵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文仁舉

才可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修酷本領必嘗從入上林賈姬如

廁野菰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繪出木強情狀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其言固正只是覺得不近情便成慘礫之氣耳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立言又上還菰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郵都濟南睢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十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睢氏首惡餘皆股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酷吏之為人是盡平一段勇有氣力

公廉不發弘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清剛奉職自是能臣一念慘郵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都似汲黯處頗多然在貽傳寫來俱可慕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數句是其臨江王

奉公居邊禦侮固屬能臣之最卽其族滅豪宗臨江對簿亦分所應為耳秋以一念酷烈不近人情遂致身膏刀鋸而天下快之君子是以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言也郵都蓋過于義者也汲長儒反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清陳浚厲處固有而寬簡愛人不務苛察故為賢耳

寧成一生只是尚氣篇中陵上操下豪強端恐處雖極窩豪暴然而無燥爛其

耳

寧成一生只

是皆氣篇中

強  
喘  
恐  
處  
雖

極寫豪暴然

而無糜爛其

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都之立意總之入其  
路而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臨江王罪不致死都  
已然。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其已將殺之都又少住以盡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  
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  
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此亦豈易得哉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射。莫能中。  
見憚如此。極寫其匈奴患之。實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所中之法不明言蓋都不必  
無一念不足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  
以殺其生耳都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甯成只是好氣之為人小吏。必陵其長  
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搢賊任威。又足四字好氣之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  
守。申郅都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借觀及成往直陵  
都出其上。好氣而敢陵人乃見其酷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驪。能使都屈亦非漫然  
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  
弗如。以申法寫詳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  
從中尉內抵罪髡鉗。甯成髡鉗髡不足以蔽酷吏之辜也。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  
史得禍

民之事也為吏者苟當文矯其狂瀾如子產惠人而猶謂政莫如猛成亦何可厚非故雖抵罪覺鉅而猶得以免封威重於世有以也夫  
汲黯迂折弘湯處亦類于忤然疾惡耳非爭權也奈何與周陽由並論史公往往有文外支節不大了了未嘗敢均論伏向總承汲黯司馬非安是言與汲黯俱為懷害雖以司馬安之文惡然且同

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是其稱曰仕不至二

千石賈不至千萬可比人乎與郵都所稱相去遠矣乃賞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

家又寫抵罪之後一番作用猶賊任威之技乃盡亦是文字逐段變化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為小吏而凌上官奇矣至為刑餘而威重過郡守不更異乎成之才亦實有過人者未可深咎也周陽

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舅父侯周陽周陽地名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為郎宗家者

威之家任與陰同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先寫此筆便定由罪案

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驕恣字甚于猾賊任威總寓其惡不但絕異于郵都之公廉亦殊遠于寔成之任使所愛者

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

守奪之治加奪之治三字便非僅好氣好氣者不為勢位所誦奪權則罔上行私何所不至此所以終及于禍也與汲黯俱為忤司馬

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

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周陽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

後忽總束一筆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至以羣惡之罪歸之趙即作偏無後之嘆也趙

禹者音聲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禹稍廉平獨以文深列於酷吏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

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

列而不抗抗  
禮也  
趙高能識田  
仁任於安微  
賤之中亦賢  
大夫也徒以  
文深為酷吏  
須看與張湯  
律用法益刻  
自此始數句  
可見以三寸  
管釀禍無窮  
正與殺人同  
挺與杖者同  
科史公垂戒  
之深意可見  
矣  
古之取人必  
視其所與張  
湯之所與者  
皆非端士也  
始因趙康定  
交繼為甯成  
椽屬又為田  
蚡長史終與  
趙禹交驩天  
性既優於深  
刻畫染俱極

府亞夫有大臣職畧正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特點出刀筆吏三字妙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

能傳中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法作見知見知者律法名即知吏傳得相

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傳未畢即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効鼠掠治傳是書訊鞫論報并

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爰書即獄詞其中備具士師訊鞫之由及論罪如律而朝廷

漏故為天生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乃天生酷吏之才父死

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即周陽由嘗繫長安亦從治獄湯傾身為

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椽看其步步從刀筆吏露

別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督治山陵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

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此方是湯脫

為能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文有見於彼傳而此不復書者獨

其惡也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

交驩而兄事禹先作禹為二人東禹為人廉倨忽入禹傳離奇為吏以來舍母食客公卿相造請

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



其順邪宜其為酷吏中之首惡也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極寫趙禹癖好深大處文法者刻鞠文致之法以為精覈而取錄之亦不復檢覆律令故典以求其相合否也惟其喜好刻深所以嘗求官屬陰罪而致之于法若張湯於上所是即受而著獄決法附於廷尉律令即是近世新例二語洞見此湯二人更定律令紛紜繁重大改高帝舊章使人

官屬陰罪禹之為人與湯事事相反徒以一念刻深遂相得無禹反妙

極整齊反極間持以禹為人湯為人平提二段以不沒二人之真湯為人多詐禹反妙

參差故奇舞智以禦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

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為三公却有廉名其詐可知

盡挾肺腑惡之至也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挾大獄欲附古義決大獄附古義美事也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即平謂以經術平疑獄如嚴奏讞疑事必

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主之明較舊法而附合之

即新奏事即譴湯應謝此段數用卿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詳寫一大段如秦宮寶鏡無隱不燭蓋湯好深

他文所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

有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

蔽人之過如此一揚善蔽惡亦美事也惟其所治此段專就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誡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財同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先見上口奏以開釋之故雖更內行修也亦終不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飲食之此倒句法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本欲寫湯之得聲譽却先着造請不是以湯雖文

無所指手足  
矣此二傳中

骨子也

湯立意亦要

鉅豪強振貧

弱收恤故舊

爲揚厲吏及

私獎經術敦

尚廉恥皆是

美事惟一以

詐行之遂覺

無往不陰邪

曉昧史公盡

力雖繪所謂

難自世可知

也

羣酷吏非無

暴過於湯者

然用事之專

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

其美弘好儒術以湯依於文學之士故亦稱美之亦倒句法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湯之刻深治獄只此

出入禁閤爪牙臣及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前言上所欲釋

人將欲釋者爭而謀之然則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

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

虛於是承上指大書承上旨既不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

告緡令鉅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聚歛實弘羊孔僅等所爲湯惟舞文巧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即承聚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危位天下事皆決於湯所謂

歸惡皆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此皆桑孔等罪案今

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明明以羣兇之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

視病其隆貴如此天子忘食天子視病兩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獨作一段寫

子博士狄山曰和親使上問其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言既曲謹不足以動雄畧之主而應叙累朝之士孝惠高后時天下

照於古人

其美

其美

其美

其美

昆弟亦何益  
不宛轉寫來  
不留餘力也

如此

武帝朝有三  
大政貴治

獄之吏信與  
利之臣啟窮

兵之禍是也  
惟張湯一傳

兼有之即如  
秋山所議固

不中肯綮湯  
特以愚儒無

知一語駁之  
迨山自觸湯

而武帝自責  
之乘張耳段

後獨綴羣臣  
震聞一語便

見窮兵之禍  
皆湯養成而

結結口之  
威結如指鹿

為馬皆文章  
殊手處

漢之誅戮大  
臣多以蜚語

臣多以蜚語

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文帝乃不得已而用兵非欲事匈奴之謂孝景時吳楚七國

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言以用兵而懼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

陛下擊匈奴舉兵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和親傷中國之體本作長策帝方欲

威服四夷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亦不達時務之謂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

詐忠愚忠詐忠其言甚確但不應舍本議而摺捨他事耳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

藩臣不自安與議和親事何與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

能無使虜入盜乎上方任湯而山痛詆之故欲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

一鄣間街邊列亭障為屯戍山自度辨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朝至月餘匈奴斬山頭

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此蓋湯所使非真向奴也此以羣臣震懼湯之容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應田甲一段大

為湯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傳未畢

綴此句於甲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自此以後皆湯所以致敗之事亦極曲折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

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文欲傷湯而顧為湯所殺然湯之敗卒以

此事發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

端也陰險不可測揣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

湯心知謁居為之數寫心知以著其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

人怨之詐變將窮數數描寫皆為後面欺二字伏脉謁居病卧問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感其為己

報復然極暖昧文極平常俱用零碎寫法壘成死案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

為大姦告得不甚了了而能中武帝之忌故妙事下廷尉謁居病死謁居不死湯未必事連其弟弟繫

導官導官獄名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湯一生善詐今偏以謁

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告變李文摩足之事固從李事下減宣

減宣中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與窮湯竟未奏也頃住會人有盜發孝文

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

謝又詐凡寫湯事俱從心曲傳出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即前所造見知

翟狼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忽起案奇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朱買臣亦有奇特處而史

公不為立傳僅附見張湯傳中故其書法較兩長史差詳班掾遂為補傳蓋未得龍門去取之意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

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害湯三長史俱只從

炎涼起見非有他故也自然兩敗俱傷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此念猶為感

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凡守丞相

湯喜排陷大臣總是一腔伎刻之念然獨莊青翟一

告姦及腹排反唇諸暖昧之法往往不厭人心獨張湯以摩足細故遂致殺身而讀者若猶以從容自裁未足嚴奉者以湯之懷詐面欺無一念不足以自賊其軀也故湯之得幸也以詐其致致也亦以詐其陷人也以詐其終自陷也亦以詐嗚呼山木自伐膏火自煎今之以智囊自負者何不鑒於湯也